###### 从“我为什么要帮助别人？”谈人是否有自由意志

课上谈到“我为什么要帮助别人”这个问题，很多同学认为我应该帮助别人，因为帮助别人是道德所要求的，并且帮助别人可以给别人带来好处也可以给我带来好处。但是问题的另一出发点在于，我帮助别人之后，我不能得到任何好处，反而会有坏处，例如：我这个人天生对帮助别人感到不舒服，看到别人落于苦难反而会让我更加舒服，在这种情况下，帮助别人只是对“别人”有好处，而对于我没有任何好处，那么我为什么要帮助别人呢？有人说，因为社会道德规定你这样做，然而社会道德也是随着时间、地域有着不同的规定，我们又怎么能确定自己是否要去遵守这个道德律。

对于这种困境，我们不禁会问：“人究竟有没有自由去选择帮助别人。”如果人拥有自由意志，那么我就可以摆脱当下我所受到的束缚，可以选择做我应当做但是没有做的事情或者做我应当不做而我做了的事情。在这里对我的束缚有两个，一个是现实中社会道德律的要求，另一个是我肉体的欲望的束缚。康德指出，这样的自由（即人在实际生活中，不受外界任何外在于自身的因素约束并且摆脱肉体本能而按自身立法行事标准的自由意志）是人们所有道德活动的先决条件，因为惟有这样自由的人才能够自觉主动地发自内心地行善，而不是被迫地做什么；而惟有这样自觉主动发自内心的善行才有道德价值；如果一个人是被迫做出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就即不是善，也不是恶，而是一种被外界认可的“善”。因此我认为真正的答案不是来自于由社会道德或者被肉体欲望控制的我，而是我去做了这样一种理性的抉择。

然而，令人深思的另外一个引申的问题是人是否有自由意志呢？

站在人没有自由意志这一方的人坚信因果决定论，认为人所有的行动都是有过去所有因素的影响综合起来而决定的，人是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的，其所感受到“自由意志”也不过是受外界环境和肉体感官的影响而必然产生的，甚至我现在写下的这些东西不是因为我自己自由地想到的，而是命运使然。

我们无法反驳这个事实是因为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处于这样的法则之下。如康德所说的那样，“作为一个由物质形成的生物，我们完全受到不变的因果律的支配。我们不能决定自己的感官经验。这些经验因为某种必要性而发生在我们身上，并对我们造成影响，不管我们乐意与否。但我们不仅是由物质形成的受造物，也是具有理性的受造物。作为一个由物质形成的存在者，我们完全属于自然界，因此受到因果律的支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自由意志可言。”那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有自由意志——作为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我们在康德所谓的物自身（与我们的感官印象没有关系的世界本身）中占有一席之地。只有在我们追随我们的实践理性，并因此得以做道德上的抉择时，我们才有自由意志可言。而如果你只是做自己想做的事，你就不算自由或独立。康德认为如果我们只是过着感官动物的生活，我们就没有自由可言。如果我们服膺宇宙普遍的理性，我们就是自由和独立的。

借鉴于这句伟大名言“人人生而自由，却又在无所不在的枷锁之中”，我认为人人生而有自由意志，却又在无所不在的枷锁之中。我想要的表达的观点是我们在一定界限内具有自由意志，即人类的自由意志有一定的感受野（界限即枷锁）。我可以控制我手指的弯曲和伸直，但是我却不能控制手指脱离我的身体；我可以控制在美味面前忍住一天的饥饿，但是三天的饥饿之后也许我就控制不住了。在我所拥有的自由意志范围内，我没有能力去影响因果律发生本质性的改变，即我不能用强迫自由意志作出违背自然律的事情。因果律可以生成对我自由意志的“果”，但是这种“果”不是完全被决定的，而是一种波动的“果”，只有在我自由意志发生之后才产生了固定的“果”，因而这样也会在一个小的波动范围内影响“因果律”，这种影响也是服从于因果律的，使得我们不会察觉是因为自由意志的产生。

例如：一个好朋友在吃一块看起来好吃的蛋糕，这个时候，一种想法是我突然想到了蛋糕的美味而感觉到饿了，另一种想法是我由这块蛋糕想到某年我的一次生日聚会，还有一种想法可能是难道这个朋友不怕会长胖吗？有人可能依然会因果律来反驳我，说你有这样的感觉是因为现在的环境促使你有这样的想法，你这样想不是你在想，而是上帝让你这样想了，问题在于这个人无法证明是当下的环境决定了我的想法，因为我们无法创造出一个完全一样的环境促使刚才的我产生刚才的想法，他只是把因果律作为他的理念而反驳我、不理解我，既然世界的复杂性超出了我们的认知（也就没有可模拟条件），那么我有理由猜测自由意志就是这复杂性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假设人是有自由意志的，那么请问人是在进化的过程中是在什么时候有自由意志的呢？比如你想一想一个草履虫有没有自由意志呢？假设一个生物只有一个神经元，我们想都不用想都知道，外界一旦什么刺激，我们立刻有可以知道神经元可以做出什么反应，但是当神经元的数目越来越多、各个神经元的关系越来越复杂的时候，我们再也不能通过数学、物理、化学等方式来预测出外界的变化会对神经元的输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正如这个三体问题一样，他进入了一种混沌状态，不再具有数学可解释性，任意微小的变化都会经过累积而产生巨大的误差，即除非你可以给一个无限小精度的输入给大脑，否则大脑总会将误差放大到无限大，那么换言之，每一个输入在大脑中都会产生无限的可能，这种不可预言性的产生是不是就是自由意志开始产生的开端呢？与我在前面所假象的“波动论”一样，任意的“因”都会在我们大脑中产生不可预知但是又在一定范围内的波动，使其直观上表现为服从因果律（决定论）。

我们在上面的论述过程中阐述了在目前的宇宙观中：人存在自由意志是完全有可能的。那么我们可以引入到另一个著名问题：“机器人知道自己是机器人吗？”。在众多的科幻电影中，人们都非常忌惮机器人的能力但同时又想对其加以利用。从这些电影中，我们可以总结发现，机器人只要按照人类所赋予的能力进行生存，不超出人类所给他定义的规则，那么这个机器人是没有自由意志的。一旦人类无法对其表现进行解释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也许正是自由意志产生的时候；一旦机器人可以自由思考的时候，他也会问自己，“我是机器人吗？我为什么不是机器人？”。在某篇科幻小说中提到，有一个外星文明预言了地球上会产生文明，原因是“有一个动物仰望星空的时间超出范围了”。

波粒二象性：双峰干涉实验

时域和频域：